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José Donoso

**CUENTOS**

# 避暑

[智利] 何塞·多诺索 著 赵德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osé Donoso  
**CUENTOS**

## 避暑

[智利] 何塞·多诺索 著 赵德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3813 号

José Donoso

**Cuentos**

Copyright © Heirs of JOSÉ DONOSO, 1970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避暑/(智)多诺索著;赵德明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 2012

(短经典)

ISBN 978-7-02-009227-7

I. ①避… II. ①多…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2892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姚云青

责任编辑:杨晓明

封面设计: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4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27-7

定 价 23.00 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献给特雷莎·贝尔加拉  
她不识字

## 序 言

安娜·玛丽亚·莫伊斯

何塞·多诺索的名字自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在西班牙再版(1968年)后,就已经被西班牙广大读者所熟知了。加上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淫秽的夜鸟》(1970年)问世,其声名的响亮程度堪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方特等人比肩,因此他也就加入到了所谓拉丁美洲小说“爆炸”的行列中了。

但是,虽然何塞·多诺索在西班牙出版了第一部和最新的两部长篇小说,西班牙的读者对他作品的了解仍然很有限,因此任何对他文学创作的看法都会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人们看到的《加冕礼》与《淫秽的夜鸟》之间的天壤之别——无论是文体风格还是思想主题——都不代表何塞·多诺索文学创作的突变,恰恰相反,是渐进演变的结果——缓慢但持久的演变,这一点通过按年月顺序阅读他的作品就可以得到证实。从《加冕礼》的出现到《淫秽的夜鸟》的问世经历了十三年(《加冕礼》一九五七年初版于智利);前者是地地道道的传统结构小说,里面出现了作者从事创作以来反复在脑海里盘旋的主题思想;后者则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艺术风格令人愕然的作品。在这十三年里,何塞·多诺索还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没有界限的地方》(1966年)和《这个星期天》(1966年);此外,

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查尔斯顿舞》(1960年)。这三部作品(以及在《加冕礼》问世前另一部一九五五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至今尚未在西班牙出版。阅读这些作品毫无疑问会有助于说明——虽说不能预见——《淫秽的夜鸟》后来“爆炸”的原因。

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奉献给西班牙读者的这本《避暑》<sup>①</sup>会使大家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不仅收入了一些陌生的作品(可能连美洲的读者都不曾读过)，而且它们是多诺索早期的创作成果。凡是通过阅读《加冕礼》，尤其是《淫秽的夜鸟》而了解多诺索创作的人，如果看到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定会感到吃惊，这可能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有目的地对何塞·多诺索这些短篇小说和随后的作品加以仔细研究，我们就会承认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而宝贵的联系。这恰恰正是本篇序言写作的目的：在何塞·多诺索复杂的文学天地提供的种种可能与本书有限篇幅的局限性之间，建立早期作品与他新作的联系，目的在于避免早期作品被误解为与新作品无关；实际上，恰恰相反，应该把早期作品看成是对一条既令人激动又十分复杂的创作道路的研究，以此成为即将完工的《淫秽的夜鸟》之特殊世界的第一块基石。读者只能通过作者孜孜以求的创作状态才能跟踪他的道路，而正是从本书的短篇小说中，这一状态就开始隐约可见了，因为何塞·多诺索是一位孜孜以求的作家(不是痴迷)，他的作品不是描写孜孜以求，而是孜孜以求、连续不断地进行创作。可以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孜孜以求的东西，这很自然会反映到作品中，但何塞·多诺索的情况并非如此，他的作品不是精心制作自己

---

① 本书原名《何塞·多诺索短篇小说集》，中文版以书中第一个短篇为题，改为《避暑》。——编者注

孜孜以求的东西，也不是拿这些东西当情节、做主题或编故事。也许这种情况在早期作品里偶尔有过，但是在新作里，由于作者要给他孜孜以求的东西以唯一主角的优先地位，因此遮蔽了人物和故事情节。于是，在《淫秽的夜鸟》里，这很容易被写成故事情节内容，给萦绕在脑际的念头提供环境，这本身就是孜孜以求的念头酝酿出来难以摆脱的着迷世界，二者的联系是由纯文学天地内生生灭灭的想像力造就出来的，其模糊性源于它的本性，成为现实、成为自身规律主导的现实。在最近一些讲话中，何塞·多诺索给《淫秽的夜鸟》下了这样的定义：“这是一部结构复杂赛过迷宫，精神混乱胜过疯子的小说，里面的诸多层面，现实、非现实、梦幻、失眠、呓语、幻想、体验过和即将体验的生活，统统搀和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搞不清楚现实是什么，但也不是那种‘社会现实主义’里的现实——我认为社会现实主义只是幻想文学中的一个小分支——，而是想象和创造出另有个性的可能现实。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想看看萦绕在脑海中的念头、主题思想、紧密相连的或互不相干的记忆有无可能写成小说。就是把一个精神分裂者的世界写成小说，把最随心所欲的一切当成绝对的真实来写：写出三十八种或者八十种可能的实体来。”

但是，何塞·多诺索在《淫秽的夜鸟》里表现他编造故事的强大能力之前，早就牵动了预先展示这一能力的天地了，早期的时间虽然短，但探索的结果却非常有趣。

一九二四年，何塞·多诺索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其家族由医生和律师组成。他的小学教育从格兰治英语学校开始，当时他表现极差。在他的同学中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路易斯·阿尔贝托·海莱曼。何塞·多诺索在校刊上发表过一些英语文章。他中学

没能毕业，之后在一些港口城市打工，每个工作干不过三四个月。二十岁后，他决定离开圣地亚哥，从此浪迹天涯，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先到达了智利南部麦哲伦海峡省会蓬塔阿雷纳斯，过着彻底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个牧羊人。过了不久，他决定离开，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走下去，走遍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与卡车司机一道工作，最后他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了一阵港口货物登记员，后来因病不得不回到智利。回国后，他读完高中课程，考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英语，准备专门研究英国文学。之后，他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学金，因此得以再度出国。早在中学时代，何塞·多诺索就声称并坚信将来会成为作家，可是时光荏苒，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一九四九年何塞·多诺索赴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美国之行对他精神品格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师从布莱克谟<sup>①</sup>，攻读文学评论，结识了艾伦·泰特<sup>②</sup>，上过雅克·马里坦<sup>③</sup>的课程，参加过大学举办的由著名人士托马斯·曼和罗伯特·卡萨特苏斯主讲的报告会和音乐会。他旁听绘画史，并为之着迷，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资助下创办了《MSS》杂志，他担任合作编辑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用英文创作的最早的两篇短篇小说《有毒的蛋糕》和《蓝衣女人》。在此期间，每逢周末他都前往纽约参观博物馆。何塞·多诺索在美国时刚好是重新评价亨利·詹姆斯（何塞·多诺索受到他作品的影响）、梅尔维尔以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创作的时期。埃德蒙·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关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报告。

---

① 理查德·帕尔默·布莱克谟(1904—1965)，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

② 艾伦·泰特(1899—1979)，美国著名诗人，作家，社会评论家。

③ 雅克·马里坦(1882—1973)，著名法国哲学家。

一九五一年，何塞·多诺索返回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回国引发了一生中最坏的三年遭遇。他终日坐卧不安，感到处处不能适应，不知该做什么好，找不到可以施展手脚的途径或者满意的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环境适应期，他开始在圣地亚哥肯特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后到天主教大学教书。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开始文学创作，可年龄已近三十。一九五三年，恩里克·拉弗卡特<sup>①</sup>在圣地亚哥组织短篇小说朗诵会，青年作家可以在会上介绍自己的作品，每周给观众朗诵一部短篇小说。何塞·多诺索那时一篇小说也没写，不过，他为了强制自己写作，要求组织者给他定下一个介绍自己作品的日期。指定的日子临近了，可他的小说还没写。最终在朗诵比赛的前夕，他写出来一篇题为《“中国”》的短篇小说，后来收入短篇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中。

一九五四年恩里克·拉弗卡特出版了《智利新短篇小说选》，把朗诵会上读过的作品收入其中，这样就诞生了在智利被称为“50一代”的一批作家。《“中国”》的发表以及包括何塞·多诺索在内的这批青年作家获得的好评，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因为他曾经发誓：三十岁前若不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就放弃文学创作。就在这同一年（1954），他写完《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到一九五五年方才出版，是由作者自费出版的，所需的费用由他和一群朋友在作品出版成书之前通过认购取得。一年以后，该书获得圣地亚哥市短篇小说奖。该书包括以下几个短篇：《避暑》《“中国”》《同名的人》《精彩的晚会》《金发碧眼白人》《丹麦货栈》以及《两封信》。

二十四年过去了，读者通过时间的流逝拉开距离进行审视时，

---

<sup>①</sup> 恩里克·拉弗卡特（1927— ），智利作家、记者及评论家。

可能会发现何塞·多诺索也未能免俗地应用了五十年代时髦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个应用在第一个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同名的人》和《精彩的晚会》里，或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两篇小说成为智利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何塞·多诺索在这些早期作品里提出的主题思想就是他后来长期坚持的东西，他后来更加日益深入到这些主题思想中去了。首先就是老年人那封闭、令人不安、无法进入的世界，它与童年神秘的个人天地有相对应之处。其次，是女佣的重要性，她们绝对不是为了确定社会阶级差别的口实，而是一种释放痴迷激情的存在（不单是性爱，因为在何塞·多诺索作品中出现的女佣都携带着把主人公拖入一个神秘而无法探知的世界中的魅力）。最后是身份的变换，或曰天地变换，塞维罗·萨尔杜伊<sup>①</sup>在论述何塞·多诺索的作品时，谈及《没有界限的地方》中一个名叫马努埃拉的人物时，说她喜欢“女扮男装”，是个恬不知耻到荒淫离奇程度的角色，她是妓院的常客，那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幻影般的气氛，同时又是野蛮真实的气氛（很有布努埃尔<sup>②</sup>，甚至很有巴列-因克兰<sup>③</sup>的风格），到了故事的四十页我们发现马努埃拉竟然是个男子！塞维罗·萨尔杜伊是用这样的词汇评论“男扮女装”的：“何塞·多诺索小说中人物的‘男扮女装’是作品里最好的隐喻：马努埃拉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女装里面’藏着一个男子、不是一张化妆好的面具——如果摘下来就露出一张毫生

---

① 塞维罗·萨尔杜伊(1937—1993)，古巴诗人，记者、文学艺术评论家。

② 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西班牙著名导演、电影制片人，执导手法擅长运用超现实主义，代表作有《一条安达卢西亚的狗》，《青楼怨妇》等。

③ 拉蒙·德·巴列-因克兰(1866—1936)，西班牙著名剧作家、诗人。